國朝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朱竹君先生事略 李威

先生諱筠字東美一字竹君號笥河大興人文正公珪兄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與文正同補諸生負文名順天尹蔣公炳招劉文定綸程文恭景伊錢文敏維城莊侍郎存與莊學士培因及先生兄弟欲試以崑田雙玉歌諸公激賞乾隆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六年分校會試丁父憂哀毀骨立先生素無宦情服闋欲徧遊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翰林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比汝需缺

也文正以告掌院索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
上再詰問不敢欺其强爲弟起先生不答既而騾然曰弟敗我
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
注戊子分校順天鄉試己丑分校會試庚寅典福建鄉試辛卯
分校會試是年秋提督安徽學政安徽故多樸學先生重刻許
氏說文以詔學者謂爲學必先識字躬拜婺源江永汪紱之
主祀之鄉賢以勸士先生初爲劉文正統勳所知以爲疏儁奇
士及在安徽會
高宗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
世未見者請開局使校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劉文正在軍

機處顧不可謂非爲政之要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敏中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開矣館開凡十有三年而書成共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其得自永樂大典者凡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本也先生又請倣照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

高宗手勅曰候朕緩緩酌辦未幾坐事左遷編修入四庫館纂修日下舊聞時文正薨金壇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嘗以館書稿本往復辨析欲先生往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忤金壇大憾一日

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遂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金壇默不得發第言朱筠辦
書頗遲
上曰可令蔣賜棨趣之時蔣方以舊侍郎直武英殿也尋督學
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某生爲攝令某
坐以殺人鍛鍊成獄先生雪其冤士林頌之逾年
上使文正代之歸數月遂卒年五十有三天性孝友博聞宏覽
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諸史百家皆考證其是非同異古文
法班馬而參以韓蘇詩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既久次槃益

重則大言翰林官以讀書立品爲職不宜修小禮曲意委順於達官貴勢顧篤好交遊一言之善稱道不容口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多因以得名陸君錫熊程君晉芳任君大椿皆其所取士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輩則北面稱弟子戴君震汪君中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無閒言孫君星衍以未見先生爲恨屬洪君爲紹願遂執弟子禮先生許之其在院學也延名宿十二人司校閱聯鑣出國門賓從稱盛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連舉數十觥不亂談笑窮日夜酒酣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淸濁別邪正聞者悚然生平提唱風雅振拔單寒後進天下士歸之如市所居室曰椒花吟舫

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至數萬卷金石文字千種嘗對客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所欲言無不盡尤愛山水使車所至嘗再登黃山武夷峭壁不通樵徑必攀蘿造其巔題名鍥石而後返所著有笥河文集子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舉人候選直隸州知州讀書好古精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先生高弟自陸程任黃孫洪外有李威字畏吾龍溪人戊戌進士官廉州知府深於六書之學著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

盧抱經先生事略

孫志祖 丁杰

先生諱文弨。字召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氏。山公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婿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本原。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午。考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編修。丁丑。入直上書房。由中允薦陞侍讀學士。乙酉。典廣東鄉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明年。以繼母年高。乞養歸。先生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館閣十餘年。歸田後。主講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耋孳孳無

怠昧爽起繙閱斷勘朱墨並作几閒闔闢無置茗盌處日且瞑
始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卽安祁寒酷暑
不稍閒宦俸脯修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
之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閒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
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讐之事自漢劉向揚雄
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
者亦足以裨益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
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
獨斷諸善本鏤板行世又苦鐫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
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

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六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能使學者讀正積非著疑涣釋先生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有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齟齬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閒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齟齬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眞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齟齬啟人考覈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此乾隆乙卯卒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喪繼母時年七十三矣居喪猶盡禮待弟韶音

棣友愛篤師友之誼而性尤伉直方壬申殿試時對策中力言
直隸差徭之重
純皇帝爲動容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劾士論偉之同縣孫志
祖亦以著書爲事志祖字詒穀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官御史所
著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衷精審不爲武斷之論家
語疏證六卷證王肅之僞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
卷補正姚之駰輯謝承後漢書五卷又歸安丁杰字升衢一字
小疋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教授肄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
數長於校讐於胡氏禹貢錐指摘誤甚多四庫館開朱竹君戴
東原皆延之助校勘所著書曰周易鄭注後定大戴禮記繹小

西山房文集

邵二雲先生事略

邵先生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浙江餘姚人先生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浙東自陽明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念臺忠讜著大節其弟子梨洲覃研經史博洽於文辭先生生其鄉私淑三先生故性質貞亮而經經緯史涉獵百家不懈而進於古乾隆三十年舉於鄉典試者爲錢少詹大昕得先生文謂非老宿不辦及來謁年裁踰冠叩其學淵博無涯涘少詹拊掌曰不負此行矣三十六年會試第一成進士

廷試二甲歸部銓選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時

高宗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任之大學士劉公統勳首

薦先生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遷中允擢侍講轉侍讀歷左庶子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文淵閣歷充咸安宮總裁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為國史館提調兼掌進擬文字典試廣西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生平孝性過人執親喪哀毀骨立與人交始終如一未嘗以博雅自矜惟以非義干者不待詞竟即拂衣起入以是嚴憚之少多病左目微眚清羸如不勝衣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庫七略無不研究而尤能推極本原實事求是在館時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葉中百不失一咸詫以為神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為空疏

無益之學六書訓故屏斥不談於是儒術日晦雖閒有能讀書如楊愼朱謀㙔者非果於自用卽安於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　本朝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爲之創然奧窔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餘年鴻儒鉅公接踵惠徵君棟戴庶常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開先生與戴君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於是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推戴君言史學推先生海內駸駸然趨實學矣然先生尤以浙東三先生爲宗每上下古今凡政治得失人才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皆能抉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尤熟於前明掌故於朋黨奄禍及唐魯二王起兵始末日

講手畫往往出正史之外每語一事輒亟稱三先生不置盡其學之所本又心儀其人而欲取以爲法者也豈徒以旁通訓詁方名象數及草木蟲魚之多識謂足盡先生也哉先生於經深三傳及爾雅以宋邢昺爾雅義疏蕪淺遂別爲正義一書以郭景純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凡三四易稿始定如以九府之梁山即今衡山釋草鯊蒐藻薚卽今款東同人皆歎爲絕識又有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寗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嘗病宋史是非失實又久居山陰凶明聞習聞三先生緒言撥爲南都事略一編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嘗語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稾創於袁桷與史

泯中外故於兩宋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栖清容集。始知其論之確也。畢制軍沅撰續宋元通鑑。先生爲刪補考定之。制軍歎曰。今之道原貢父也。有方輿金石編目。皇朝大臣謚迹錄。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等書。所校官書。如薛居正五代史。則採自永樂大典中。參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并通鑑長編諸書。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御。館臣請仿劉煦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至分校石經。先生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較他經獨多。爲文操筆立就。奧衍淵懿。學者宗之。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年五十有四。

戴東原先生事略　段玉裁　龔麗正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甯人生十歲始能言書過目不忘甫授大學章句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朱文公說也問文公何時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人周宋相去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曰然則文公何以知其然塾師不能對自後讀書每字必求其義得許氏說文解字大好之遂盡通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嘗曰經以載道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學者當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某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

言爲之數十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宋儒譏訓詁之學而輕語言文字是猶度江河而棄舟楫也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稱大師先生年二十以所學就正江先生驚異之齊侍郎召南見所作考工記圖曰奇書也年二十九補縣學生有族豪侵佔祖塋地訟之豪倚財結縣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時紀編修昀王編修鳴盛錢編修大昕王中書昶朱編修筠皆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見先生皆擊節歎服遂館於紀氏作勾股割圜記秦文恭蕙田延致之與講觀象授時之學五禮通考中全載其勾股割圜記以集古今算法之大全尋館王文肅安國家公子念孫從受學能得其傳南歸識惠先生棟於揚

州時盧編修紹弓爲盧運使見曾校刊大戴禮先生數指其譌
遺書與任進士大椿論禮經舉康熙壬午鄉試是時秦文恭用
江愼修及先生之說疏請刊正韻書薦先生與錢君大昕任其
事。
高宗以相沿已久未允也先生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
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
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
行之語病於是作孟子疏證及原善論性諸篇嘗言朱子注大
學開卷言虛靈不昧便涉異學其言以具衆理應萬事尤非理
字之指古人曰理解者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

言依乎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古聖賢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中庸注言性即理也其可乎論語開卷言學以明善而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絕非孟子以擴充言學之意也其持獨見多類此朱文正珪雅善先生爲山西布政使時聘修汾州府及汾陽縣志先生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

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即今州治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外謬甚哉地理之難言也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全書館于文襄敏中以紀文達昀裘文達曰修之言薦先生於
朝
上素聞其名遂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首校水經注別經於注正唐以來經注混淆之失
高廟褒嘉御製詩冠首蓋先生之受　主知深矣乙未會試不

第

上命一體與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庶吉士。先生起自孤寒，獨以文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爲考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晨夕討論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五時四十二年夏五月也先生所校定官書自水經注外曰周髀算經謂此古蓋天之法自漢迄元明皆主渾天明時歐羅巴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其實皆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曰孫子算經張邱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海島算經五經算術九章算術皆王寅旭謝野

及梅定九諸公所未見者先生悉心讎正
高宗皆製詩題卷首刊行而古九數之學大顯矣曰儀禮釋宮
儀禮識誤儀禮集釋項氏家說蒙齋中庸講義大戴禮揚子方
言皆能正其闕誤所自著書曰原善三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勾股割圜記三卷策算一卷原象一卷考工記圖二卷聲韻考
四卷聲類表十卷文集十卷續天文略二卷水地記一卷方言
疏證十三卷毛鄭詩考正四卷考正鄭氏詩譜一卷杲溪詩經
補注二卷大學補注一卷儀禮考正一卷歷問一卷古歷考二
卷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九卷孔戶部繼涵
爲刊戴氏遺書弟子段君玉裁復刊之先生無他嗜好惟專力

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渙然冰釋旁觀驚為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考辨每得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經即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咎費氏之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為𨊠杜子春云𨊠當為軹軹謂兩轊或讀𨊠為簪笄之笄先生辨之曰𨊠當讀如笄杜君改為軹與輢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軹

釋轂端之軿亦非也軹者車輪軒者轂末轄者軸末後代字書幷軿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詩云自轍以上爲軌說文軌從九車轍也軌從凡車式前也依詩意宜音范以韻考之又不合疑漢時軌軓二字相溷毛公殆誤併爲一歟其進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

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室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寘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識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

王猶列國之書其國。若天王猶列國之諸爵。故王人與列國尊人。同為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為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又言治經宜自爾雅始。如釋言桄充也。六經無桄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為充。橫桄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為充。文譌而義不

殊也。釋言庥廕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頌已爲此。其考證通悟類此者。不可枚舉。璿璣玉衡。爲古觀天之器。久失其傳。先生神悟於二千年後。令巧匠爲之。且詳其制於原象篇。所繪地圖。尤精核。　國朝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黃子鴻、趙東潛、錢竹汀諸家。然皆以郡國爲主。而求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郡縣。故精審能出其上。竊

後十餘年。一日

高宗校刊石經。　命小璫問南書房諸臣。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

上歎息久之先是總督方恪敏觀承聘先生修直隸河渠書百十一卷未成而恪敏薨稾藏周制軍元禮家嘉慶己巳吳江王履泰以貲爲通判得書攘爲己有刪其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進於 朝仁宗謂此有用之書 命武英殿刊行賞履泰同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仲孚攜原稾入都欲爲辨正不果亦可見先生經世述作身後猶見賞於 朝廷云

段先生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東原高第弟子也年十三受知學使尹元孚先生爲諸生授以梁谿高愈所著小學遂究心焉乾隆庚辰舉人貴州玉屏知縣越三年改四川巫山知

縣。辛丑。引疾歸。遂不復出。生平講求古義。精小學。著書滿家。行世者有說文解字注。尚書撰異。毛詩傳小注。詩經小學錄。經韻樓文集。其女夫因龔麗正字闇齋。仁和人。嘉慶丙辰進士。官部中。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

孫淵如先生事略

先生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父勳舉人官河曲知縣大母許夢星墜於懷舉以授其母金比旦遂生先生幼有異稟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全誦之未冠補諸生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齊名袁君枚曰天下淸才多奇才少淵如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先生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通其義錢少詹大昕主鍾山書院深器之會陝西巡撫畢公沅招入幕府一時名宿隨至先生學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及校刻惠徵君諸書皆先生手定乾隆五十一年朱文正珪典試江

南在都與彭文勤元瑞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及掺遺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拆卷得先生而汪實未就試明年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五十四年散館試厲志賦用史記銅駒如畏語大學士和珅疑為別字置二等以部曹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和珅知先生名欲令屈節一見先生不往曰吾甯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當道郎得之先生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為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為成例補刑部主事總辦秋審先生掃室焚香為諸名士讌集之所高麗使臣樸齊家入貢

見先生所校古書特謁先生書問字堂額賦詩以贈五十八年遷員外郎次年扈蹕五臺逾年扈蹕天津會大風　御舟阻
上改御步輦至　行宮先生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治事
特賜緞匹五十九年遷郎中阿文成胡莊敏二公皆器先生每有疑獄輒令依古義平議行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逃貲諸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遁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罪應流先生謂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先生曰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先生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禁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

到官輒名爲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因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於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先生謂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於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絶母理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絶道故也護嫁母出母均當與母同議減鬬殺罪甲有馳車犯乙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騁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先生曰吾不受暮夜金也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詐甲慚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逼與請檢尸傷當道爲緩頰先生曰

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六十年授兗沂曹濟道先生以濟陰湯陵在曹南其山西滎河縣湯陵雖列祀典實未以來相沿之誤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滎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塚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申大府改正後再官山左卒令曹縣令修葺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先生偕按察使康君基田築塞之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隄遏禦之溜歸中泓不果橫決康語先生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決口能即堵閉者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　國家帑金數百萬矣尋署按察使事以整肅吏治爲

己任。親問因定爰書於愼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
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鞫者以甲奪壺斟酒介
爭鬬形擬鬬殺罪。先生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
也。故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也。夫
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鞫者又實以姦夫言妾淫。
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先生鞫婦以某日歸甯。僕
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因有共毆人至
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肄夫途遇有衆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
越數月。邑令忽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先生詰以衆中有
相識者否。答曰有舅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

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賄甥認罪始以鬬殺傷輕緩其死上官駮詰改擬傷重入情實因細死乃不承先生誡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若救止陰禍也有詬詈婦女致死獄先生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鞫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其罪凡權臬七閱月平反數十百獄活死罪誣服者十餘人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客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一變先生又以先儒伏生及鄭康成功在傳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議格而伏允行其議自先生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珅門下屬託大府先生訪捕鞫之械和門來者於衙巡

撫不便其所爲因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回本任
上俞之時各屬感先生廉正卻陋規相率集貲餽贐皆不納是
年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先生以無工處所得疏防
咎大府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故事道員嚴議無 特旨予留者異數
也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先生與濟東登萊二道各治二十里先
生治中段廣深中程嚴於察弊不煩苛不染指畢工較上下段
引河共省帑三十餘萬凡河工堵築決口須於將合龍時放引
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督
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墳淤於是復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

矣四年巡撫奏先生熟習刑名操守廉潔惟河務非所長請以
守巡道留補得 俞旨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
費先生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未
合河督及巡撫亟奏合龍移先生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
分賠兩次壩工銀九萬兩當年屬後任司事者弃責諸先生先
生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為人受過也
未幾母憂歸僑居金陵六年浙撫阮公元闢詁經精舍於西湖
聘先生及王侍郎昶迭主講席以經史疑義課士旁及小學天
部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請業者盈
門未十年舍中士掇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

數先生淡於宦情服闋後游吳越數年終以河工償項故不得已再出有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山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高於閘內之汶水即閉閘謂之閉口糧艘阻滯先生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減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即鉤盤鬲津故道經樂陵王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其半官兵日苦累而道倉支賸餘米歷年遞交通倉需運費銀二千餘兩先生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

不獨僅滿兵且省運費皆從之十二年署布政使事時侍郎廣興奉使山東供張煩擾先生愼守庫帑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二行省以支帑獲罪者衆先生不與焉十三年督運北上

請訓

仁宗溫諭移時面奏乞假三月省迎老父於江南允之抵江甯糾族衆建孫子祠回任自剡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羵羊井銘於縣署又訪曾晳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始先生之官山東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今所傳在歷城者誤也曾檄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涖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會河溢不能詣墓所及官糧道忽夢後井

出古文夫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貲屬縣令唐晟訪廢墓申禁樵採修祠堂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皆爲文紀其事十六年引疾歸寄客揚州運署校刊全唐文累主鍾山書院生平立身行事皆蹈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剛正不獲於上官早歲文詞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喜奬借後進所至士爭附之尤好聚書闢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及古彝鼎書畫皆能窮竟源委文在六朝漢魏間不欲似唐宋八家嘗病古文尚書爲東晉梅賾所亂撰集古文尚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又爲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專精如此又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

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四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集五卷。岱南閣文集五卷。五松園文集一卷。平津館文集一卷。詩集若干卷。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尚書考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卒於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年六十有六。配王恭人名采薇。工詩。著有長離閣集。

洪稚存先生事略　趙懷玉　莊炘　劉逢祿

洪先生亮吉。字稚存。陽湖人。生六歲而孤。家貧。以母言寄外鄉。聞朱學士筠督學安徽。先生從遊最久。旋客浙江學使王文端杰幕中。資館穀養母。母卒時方按試處州。弟藹吉不敢赴訃。以母疾甚趣之歸。先生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遇信僕之父仇三得家狀。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衆救上。攏之得人。有識先生者。舁至家。久之乃甦。以不及視含殮故。遇忌日輒不食。年四十五。成乾隆庚戌進士。　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官。以蔣書十三經多譌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壬子分校順天鄉試。闈中非視學費判卷

命故事詞臣未散館無授學政者異數也在貴州疏言禮記宜以鄭康成注易陳澔爲部議所格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黔士向學先生有力焉嘉慶元年入直上書房先生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先生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　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藹吉之喪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乞病歸其後座主朱文正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嘉慶己未教習庶吉士先生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至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先生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先生大怒以爲輕己遂邑邑

不樂復乞病行有日矣時川陝賊未靖先生欲有所獻替願籍檢例不奏事乃上書成親王爲當事大僚言時事冀其轉奏謂故貝子福康安所過繁費州縣吏以供億致虧帑藏故相和珅擅枋時達官清選多屈膝門下列官中外者四十餘人未復指斥 乘輿有羣小熒惑視朝稍晏語成親王以聞有 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落職交刑部治罪先生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其友趙中書懷玉見先生縲絏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先生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見稚存死邪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 旨毋用刑先生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坐身列侍從用疑似語謗君父大不敬議

斬立決奏上免死戍伊犁將軍某妄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奬以法先發後聞得　旨嚴飭不行明年京

師旱　詔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

久繫獄請釋之又不雨

上乃手詔赦先生是日沛然雨遂頒　諭言天人感應之理至

捷諴臣工弗以言爲諱　御製得雨紀事詩有兒吉原書無違

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啟沃朕心已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

座右以作良規之注

仁宗之容直臣超越前古而先生蒜節實能上格　天心云先

生在戍所不及百日自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既歸自

號更生居士丁卯歲大祲有司勘不成災饑民剝樹皮以食先生力請當道設賑局捐金為之倡所全活數十萬計性嗜山水遊嵩華黃山皆躋絕壁題名家居十餘年卒年六十有四其學無所不窺詩文有奇氣少與武進黃景仁仲則齊名江左號洪黃仲則客死汾州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其後沈研經術與同邑孫星衍季逑論學相長人又稱孫洪云所著左傳詁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比雅十二卷弟子職箋釋一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詩文集共六十四卷行於世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武進人乾隆庚子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為登州府同知好學深思書無所不
讀工詩古文著亦有生齋詩文集同時為漢學者有莊君炘字
虛庵乾隆戊子副榜官知州深於聲音訓詁之學校刻淮南子
為之注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丁卯舉人淹通經術皆先
生同郡人

洪初堂先生事略 洪梧 羅永符 程瑤田 洪瑩 汪龍 汪炎

洪先生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人年十五爲諸生乾隆乙酉拔貢與兄樸同應　召試兄授中書而先生未遇梁文定公國治時督學安徽皆賞異之先生從文定游至山西舉乾隆戊子鄉試丙申應天津　召試冠其伍授內閣中書少與同郡戴東原金輔之交粹於經學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又著明象未成書其解周易詁訓本兩漢行文類先秦又撰四聲韻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先是江先生愼修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脣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又

著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火之惟新安大好祀龐久刊行先生律身以正孝友著於鄉生平所學服膺戴氏戴氏作孟子字義疏證讀者不能通其義先生稱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問必自戴氏始也撰東原行狀載其與彭尺木書朱竹君謂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先生上書論之詞甚辨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　召試舉人授中書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官沂州知府博通古今工詞翰亦邃於經

學同邑學者有程易疇汪獎泉汪孝嬰兼子信洪賓華皆以經術名

易疇程姓名瑤田乾隆庚寅舉人太倉州學正著有通藝錄行世獎泉名龍乾隆丙午舉人著毛詩中成毛詩異義孝嬰名萊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　國史天文志官石埭訓導十三經注疏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有問者觸類旁通無窮礙尤善曆算通中西術著衡齋算學行於世子信名衣符乾隆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史工詩古文時推疏儁奇士賓華名瑩為初堂族子嘉慶己巳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恬於仕進五經各有撰述皆歙人

任子田先生事略

任兆麟　李惇　宋綿初　秦恩復
黃承吉　許珩　汪光爔　李鍾泗

任先生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著易象大意。先生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哀輯爲多，提要多出其手。尋以郎中授御史。五十四年卒，年五十有二。先生家貧，盡色養，讀書守道義，素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行己，無媿古人。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先生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別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

求他類所著深衣釋繒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已意或覩爲爾雅廣疏賓禮經別記之意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族弟兆麟嘗采獲百五十條爲字林考逸補正云兆麟字文田一字心齋震澤諸生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又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西莊序以爲精當所著曰有竹居集時江北學者有李先生惇號孝臣高郵人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晚好歷算通宣城梅氏書與同郡劉端臨王懷祖汪容甫善力倡古學篤內行恂恂退讓遇友朋患難則執義不回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舉拔萃科試之前

夕執友買田祖死往經其喪遂罷試舉乾隆庚子進士注選知縣尋卒著歷代官制考考工車制考說文引書字異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渾天圖說羣經識小錄諸書又宋君綿初字守端亦高郵人乾隆丁酉拔貢官訓導邃經術尤長於說詩著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字定之廩生精聲音訓詁之學又秦君恩復字敦夫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丁未進士官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蓄書萬卷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及隸韻諸書與人謙抑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又黃君承吉字春谷亦江都人嘉慶乙丑進士官知縣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研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尤工

詩古文能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又儀徵許珩者字楚生能詩治經有心得著周禮獻疑七卷又汪君光爔字晉蕃儀徵諸生父棣進士官員外郎與惠定宇戴東原王述庵王西莊錢竹汀爲莫逆交晉蕃承庭訓飫聞諸老宿緒論遂博通經史嘗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又作黃穉釋人服其精核又李君鍾泗字濱石甘泉人書一覽不忘治經精左氏春秋撰規規過一書抑劉申杜焦里堂見而歎服嘉慶六年舉人與晉蕃皆早世

孔顨軒先生事略　孔繼涵　郝懿行　鄭爲磐　趙曾

先生諱廣森。字衆仲。又字撝約。號顨軒。孔子六十八代孫。居曲阜。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爽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毁卒。時乾隆五十一年也。年三十有五。先生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少受經於戴東原。所學在公羊春秋。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先生沈深解剝。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於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

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感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一於春秋乎託之春秋之爲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道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而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

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庭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傳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其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實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襃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皋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於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興。宋儒踵扇。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

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記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於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

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蔡仲之事蔡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亹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王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

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朔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蔡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於眾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倘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

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趙汸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剡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丘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人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殽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

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背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木
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
衛侯衎復歸於衛誘弑之跡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
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
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
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
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
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
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
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於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蹈名敎

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慾。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告。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弒隱。公子招之會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弒君亂國。早已放流之。竄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罪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收招於鄬。取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為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惟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勿謂公子。招弟也。而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陳者弗良。當絕其位。

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弗可失其貴。此深乎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在不能探深窺微。罪在所傳聞之世。諱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始終。用致夫人。弗曰其始。則終身不免爲戀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皆不概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

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晉人莫知鄉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郤錡之徒義公子側之假華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乎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嘗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鄭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為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爽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騎而蔡之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譏

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皎皎然自以為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弑父易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恨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為慮伸其復讎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讎以其比在刺築郎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遂不可以遂而外之遂不宜為大夫既為大夫即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於既絕備矣而又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癉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

孰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敢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爲譏猶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叛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英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入議之辟於防於賢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傒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衞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

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孫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違之於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曰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當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圖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惟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於註疏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

旨春秋漢議文謚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醕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强殊鼻我於抉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夫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說乖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辭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劭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末與輒拒父雋不疑謊引以斷衞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

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援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譕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為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為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字斷、其心曉

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托不腐。其又奚辭焉。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註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先生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記庢言六卷。經學庢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麗文。工篆隸。著儀鄭堂駢體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

孔君繼涵。字葒谷。號軒之叔也。乾隆辛巳進士。官戶部郎中。深於三禮。校刻微波榭叢書。同時有郝君懿行者。字恂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撰山海經注。爲實事求是之學。又濟甯

許君鴻磐字漸逵進士官江蘇同知深於輿地淩次仲亟稱之其雪帆雜著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胐明景范下與萊陽趙君齊名趙君名曾字北嵐乾隆己酉舉人官知縣好金石文字及古錢治經深於三禮及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皆山左翹楚也